

# 盼八路



劇 編 鳴  
曲 配 康  
行 印 店 書 北 東  
力 孫



盼 八 路

---

1949. 5. 初版 長. 1—10.000.

基本定價： 150 元

---

# 盼 八 路

( 秧 歌 劇 )

力 鳴 編 劇   孫 康 配 曲

東 北 書 店 印 行

---

# 盼 八 路

(秧 歌 劇)

力 鳴 編 劇

孫 康 配 曲

時 間：一九四七年

地 點：遼南某村

人 物：于老婆……五十上下歲

二丫頭……于老婆的兒子

老 宮……武裝工作隊員

老 趙……部隊的偵察員

甲 長……是個小地主

村 丁

老張頭……二丫頭的舅舅兼老丈人

小翠子……老張頭的女兒

西霸天……大鄉長、大地主

警 察

蔣軍甲……蠻子

蔣軍乙……蠻子

清剿隊員二人

農民羣衆五人

解放軍營長

解放軍戰士三人



## 第一場

一座土地廟跟前。(二丫頭手持鐵畚慢走唱上)

二丫頭：(以下簡稱二)

(唱) (第一曲)

四 月 裏， 颯 大 風，  
草 木 發 芽 陽 氣 升， 莊 稼 人 本 當 去 種 田，  
怎 奈 這 官 活 不 放 鬆。

× × ×  
天 將 亮， 鷄 不 鳴，  
古 沒 見 這 怪 事 情， 你 若 問 小 鷄 怎 不 叫？  
都 祇 爲 來 了 『 種 殃 軍 』。

× × ×  
蔣 介 石， 狗 漢 奸，  
去 年 裏 發 兵 打 遼 南， 到 而 今 整 整 六 個 月，  
老 百 姓 叫 苦 又 連 天。

(白) 俺姓于是個窮人，起小沒有爹，俺媽怕俺不好養活給起了個姑娘名，叫二丫頭。去年共產黨在這的時節，俺們翻了個身，沒曾想十月裏來了個什麼『刮民黨』『種殃軍』，他這一來不要緊，翻身沒翻成又給翻回去了，俺們分的地給地主拿回去了，分的牛也給地主攆回去了，大地主西霸天又當上了鄉長啦。自打這個驢進的一坐朝廷，俺于二丫頭就倒血霉啦，今天給『中央軍』挖戰壕，明天給『中央軍』抬傷兵，今天給『中央軍』修砲台，明天給『中央軍』修坎塋，凡是剝窟窿倒洞，抬人埋人，件件事都少不了俺二丫頭。說不定後手(兒)他們挑兵也要挑到俺二丫頭頭上來呢。嘿！西霸天，我把

你這騙進的！等八路回來的時候，我把你一刀一刀剝成十八瓣，叫你嚐嚐俺二丫頭的厲害！

（唱）（快）（第一曲）

西 霸 天， 你 聽 眞，  
有天來了八路軍，我把你剝成十八瓣，  
報仇雪恨大翻身。（欲走）

〔內聲〕：二丫頭！等一會。

（于老婆唱上）

于老婆：（以下簡稱婆）

（唱）（第二曲）

叫聲二丫頭， 你先慢點走，  
媽媽俺有話， 切記在心頭。

二：（唱）（第三曲）

星星快落啦， 黑夜快過啦，  
媽媽你有話， 那就快說吧。

婆：昨晚上我跟你說的那個事（兒）你心裏倒是願不願意呵？

二：（天真）我不！你若把小輩子接過來我就跑。

婆：（生氣唱）（第二曲）

你這小忤逆， 又要驢脾氣，  
不聽你媽的話， 打雷殛死你。

二：娶不娶媳姑我就打光棍，決定不娶個小輩養媳姑，寒蠢巴拉的。

婆：看你那個熊色，俺第的成這個樣還顧的了什麼寒蠢不寒蠢的啦。

二：（自欲說話）——唔唔——

婆：唔唔什麼？你比你媽的嘴還大啦！你聽着！

（唱）（第二曲）

生你才兩年， 你爹就死啦，

(我)大街上要飯，把你拉拔大。

二：看你一來氣就叨咕這些個！

婆：(唱)

把你拉拔大，      舌頭長硬啦，  
學會了頂嘴，      不聽你媽的話。

二：(緊接唱)(第三曲)

這些傷心話，      媽媽你別提啦，  
顧不了寒蠢，      Ⅱ：要接就接來吧！：Ⅱ

婆：(喜)噯！這才像是俺養的兒呢，你尋思尋思你爹臨死連一塊瓦一寸土都沒有留下呀，你媽含着眼淚守窮寡守了十五年，爲的個什麼？不就是爲了你麼？

二：得啦，媽，這句話你說過了多少千遍，我早知道啦！

婆：多少千遍，就是多少萬遍，你也記不住，你尋思尋思你爹一死你舅舅就勸我出門，我沒有答應而後又有多少人給我保媒，都叫我罵出去啦，人家都說我厲害，我爲什麼那麼厲害？還不是爲了你麼？把你扔下吧，怕你餓死，帶着你又怕人家說你是個跟脚子！左思右想我就……。

二：媽！你別說啦，我得幹官活去了。

婆：那麼，今(兒)晌午你叨什麼呢？

二：叨什麼？餓着唄！

婆：今晌午別再餓着啦，上你舅舅家去叨點飯吧，一來是你舅舅，二來又是你老丈人，有啥磨不開的。

二：我就是上大街上要飯叨，也不上他們家去叨飯。

婆：那是怎回事呢，見了小犖子磨不開是不？嘿！餓小子呵，從小你們就在一坩痘扔坑打瓦，近乎的厲害，這麼暫親上加親反倒相遠了？

二：不是，他們家也沒有甚麼叨的了，西霸天把他們家也搶的溜溜光，和俺們家一樣的難苦。

婆：管怎麼說你上他家叨頓菜團子總能行。

二：咋個晌午俺去咧，俺舅舅上山採城蓬子去了，就剩小莘子在  
家了……

婆：你倆說話了沒有？

二：沒有！

婆：怎麼連句話也不說呢？真是個彪子呵？

二：她正餓的啾叫喊，一見着我她就哭了……

婆：噢！看把孩子餓成什麼樣了，快看個好時辰把她接過來吧。

二：（自語似的）接過來還不是得挨餓。

婆：怎麼也比在他家強，過幾天你把官活幹完了，給老李家抗活  
去，上下兩季能掙三石多糧，怎麼也够俺娘三個叨的。

二：人家老李家還僱人嗎？

婆：人家不愛僱呵，我跟人家低聲下氣的說了多少拜年的話，把  
嘴唇子快磨破了，人家才哼了一聲。

二：他媽個×的，俺二丫頭拿着身子掙錢比跟他要飯還難啦。

婆：好歹算是講妥了，上下兩季給三石苞米。

二：才給三石？

婆：大肚子們都串通好了，誰也不多給啊！

二：他媽個×的，噢！天快亮了，我得走啦！去的晚了又該挨棒  
子了。

婆：那你就快去吧，可是今晌午你到底叨什麼？早晨就喝了點地  
豆子湯，晌午不叨能抗得住嗎？……這麼的，俺要着餅子的  
時節給你送去。

二：不用，要着餅子你就自個叨吧，小莘子說今晌午想法弄點叨  
的給我送去。（一陣風）

婆：好大的風呵！

二：你回屋去吧，我走啦。（下）

婆：晚上早點回來呵！

婆：唉！整天幹官活，連頓飯也不供，真沒抗（兒）呵！（遠遠傳來砲聲）八路軍快來吧！

婆：（唱）（第一曲）

盼 星 星，            盼 月 亮，  
盼望八路如盼娘，    有朝一日你回來，  
報仇雪恨打『種殃』。

×            ×            ×

盼 星 星，            盼 月 亮，  
盼望八路如盼娘，    八路來了窮人富，  
家家有草又有糧。

×            ×            ×

盼 星 星，            盼 月 亮，  
盼望八路如盼娘，    土地老爺聽我話，  
八路來了我燒高香，    土地老爺聽我話，  
八路來了我燒高香。

（反覆唱時跪在廟前）

（白）土地老爺，你若有靈你就出來看看俺們黎民百姓遭的這個罪吧，（叩頭）土地老爺你若有靈驗就出來看看老蔣的胡子兵在這坵疽幹的這些惡事吧，（叩頭）土地老爺！你出來看看大肚子鬼們把俺窮人害禍的還能過嗎！

（叩頭）（這時從廟門裏伸出一個又黑又大的人頭）

人頭：老大娘，我出來啦！（一個粗大漢子自廟內爬出來，于老婆吃驚的叫了一聲，站起便跑。不料被那漢子一把拉住）

漢子：老大娘，別怕我是自己人哪！

婆：自己人？

漢子：（左右看了一下）我是自己人，你不認識我了麼？

婆：認識你？

漢子：別害怕老大娘，去年我在你們這村裏工作來的，你忘了



嗎？那時候我幫助你們改革土地，鬭爭地主，鬭爭西霸天那時候你和你兒不是都上台去訴苦算賬要勞工錢來麼。

婆：你是？

漢子：我姓宮呵！那時節你們都管我叫老宮！

婆：（大悟）噢！（抱宮泣）老宮！我的活神仙啊！

宮：（悄聲）別哭，老大娘。

婆：我不是哭我是樂啊！

宮：樂也得小點聲，小心叫人聽見哪！

婆：你到這場來是？……

宮：我有任務！

婆：不是找不上隊跑到小廟裏蹲着來啦？

宮：不是，我是來打聽一點事（兒）？這個……（看天）唔？天快亮了！

婆：快亮了，上俺屋裏頭去談話吧。

宮：好！我們還有一個人！（對廟）老趙！出來！（又自廟內爬出一個漢子）

婆：嘿嘿！怎麼都蹲在小廟裏來啦，這個地方找的怪好的。

趙：喏！他媽的，在這裏頭站、站不起來，蹲、蹲不下去，臨末了硬這麼坐下去了，還鬧他媽一屁股灰。（拍身上灰）

婆：祇要不叫那些清剿隊看見比什麼都強，沾點灰怕什麼？

趙：沾點灰到不要緊哪，老大娘，還把土地老爺的香爐碗子給壓兩瓣啦哪！

婆：嘿，那怕什麼？你們八路竟行善哪，就是再壓碎一個，土地老爺也不見怪，（拉二人）老宮！快跟我上家來！

宮：俺們上你家裏去能行麼？

婆：不怕，俺們那是村邊上的一個小孤家，就在小廟後頭幾步就到了。（三人下）

## 第二場

于老婆家（在廣場演出台上可擺凳子代炕，如在舞台上演出則可佈一個破屋角，屋外擺一堆亂柴）

（于老婆在奏樂聲中悄悄上，作開門的動作，看看屋裏沒有人便轉身對台外拍手，老宮和老趙應聲出。）

婆：快進屋吧！（二人進門）

趙：你們在屋裏說話我上外頭放哨去。

宮：你放哨可別打盹呵！

趙：沒事（兒）。（趙下）

婆：看你冷的那個樣，快上炕裏，我去抱點柴火燒燒炕！

趙：不用，老大娘！我們不冷，趕快說幾句話我們還得走呢。

婆：那咱們就好好的嘮扯嘮扯，嘴！真不知說甚麼好，西霸天又兜羅起來啦，把俺們家連根掘了，搶的光光的，連巴巴介子也沒給剩下。噢！這幾個月常聽見人家說你們在小山溝裏頭打游擊，怎麼總不上俺這圪疸來呢？

宮：你們這屯子正把大道旁巴拉又駐的中央軍，以前俺們人少來了怕吃他們的虧呵，可是眼時……

婆：不用多說啦，你們打游擊能打過就打，打不過就走，這個辦法俺們老百姓早明白啦，可是這打游擊黑天白日在大雪甕子裏頭拚死拚活的遭的罪可真也不輕啊！

宮：爲了俺們窮人翻身，遭點罪算不了個什麼。

（唱）（第九曲）

叫聲老大娘，                仔細聽我講，

革命隊伍不怕苦，          越練越剛強。

婆：對呀！老宮！好幾個月沒見面看你不是比去年還結實了麼。

宮：（唱前曲）

今天往東打， 明天往西攻，  
神出鬼沒打的巧， 種殃軍可不行。

婆：那些畜牲們一天家光想着揀洋擄升官發財擲色子寶，他們那能  
能吃你們這麼大的苦呢。

官：（唱）

從先是打游擊， 現在可不同，  
北滿隊伍早動手， 攻打長春城。

婆：（興奮）俺們也聽點風聲呵，說你們打長春那到底是真的  
嗎？

官：一點不假，現在俺北邊的解放大軍已經把長春包起來啦。

婆：那麼俺們這邊怎麼還不動手呢？

官：這就快啦，老大娘你若不動手俺們兩個人是幹什麼來的？

婆：光你們哥兩個就能把種殃軍打跑了麼？我不信。

官：俺們的人多着呢，我們的大隊下來啦，外頭站着那個伙計，  
就是大部隊上頭的偵察員。

婆：哎呀，那可好了，你們的大隊到什麼地場了？有多少人？傢  
麻什（兒）（註——武器）比早先強了吧？

官：這是軍事祕密，我不能說啊。

婆：噢！你們得那一天才能打過來呢？

官：這……這也不能說啊，反正快了，老大娘我們兩個先過來  
探探情況，看看這邊到底有多少種殃軍。

婆：俺們這屯裏沒有，那些畜牲都駐在張家屯，離這場五里地。

官：你知道有多少人麼？

婆：雖說不知有多少，可準知道有就是啦，俺們二丫頭的老丈人  
就住在那個屯子，俺們二丫頭一清早起就給種殃軍挖戰壕去  
了。

官：唔……到底他們有多少人？

婆：八成有個五百六百的，不，有個三百二百的不得了啦。

官：到底是五百六百還是三百二百？

婆：噯呀，那我可摸不準，嗨！管他多少呢，你們快打過來吧，把他們都殺了也不爲過，他們不幹一點人事。

官：俺們知道準數才行呢。

婆：要知道準數就在我家騙着，等晚上二丫頭下工回來準知道，你們還沒吃飯，我上街去要點飯來給你們吃。

官：可別去，老大娘我們不餓呀。

婆：不餓？難道你們那肚子不是肉長的麼，我去了若是要來點苞米壳子回來，給你們熬點粥喝。

官：別去老大娘，你就是要來壳子我們也不忍心吃呵。

婆：老官！你這人打了幾天游擊，怎麼學的假裏假氣的，早前開會的時候你不是說俺們窮人要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嗎？

官：那麼你就去吧，最好上張家屯那邊去要，看看到底有多少種殃軍，都住在什麼地方？早點回來告給我們，我們心裏急着要走呢。

婆：張家屯可進不去，那地場和俺們這場隔村，西霸天不給俺們窮人發國民手賬，要飯祇許在村裏要，出村一步也不行，你們就等天黑了再走吧。（老趙進屋來）

趙：他媽拉巴子的我在外頭站了這麼半天也沒見來個人，這個小草房真不錯，正在村子邊上，有什麼事一衝就衝出去了。

婆：你們倆躲起來吧，屋後頭有個地窖，你們進去我給把蓋蓋上。

官：我看地窖還不如那個小廟好呢。

婆：躲在廟裏黑夜裏倒是行，白天上廟來燒香叩頭的人纒纒行行的老是不斷，碰上了就糟啦，嗨，說也真怪這個天年越不濟，燒香的人越多越窮越燒香，也不知道是那裏來的錢哪。

趙：那麼俺們就快躲起來吧，你那地窖裏能蹲下兩個人嗎。

婆：三個也蹲得下，快進去吧。

官：我看這麼的，這門口還有一堆燒草，俺們躲在草裏一個躲在

地窖裏一個，若是有人來翻的話，頂多叫他抓一個抓不了兩個。

趙：行！我就躲在草裏，這裏頭又軟爛又暖和，比他媽躺在汽椅子上還自在呢，說真的老宮，上回，我出探失了聯絡，就找了這麼個地場躺在裏頭睡了一天一夜。

宮：別扯蛋啦，快躺起來吧。（老婆領宮下地窖去，趙自行鑽進草中）

（老婆在後屋蓋好地窖的門以後出來一看，不見了趙）

婆：咦！這個人上那去了？（叫）同志！同志！

趙：（在草堆中）老大娘！我鑽進來啦！

婆：（喜）噢！好好躺着，可別隨便出來！我就要飯去了。

（于老婆拿起拐棍和筐、瓢，作倒關門動作）（樂起，老婆在台上走了幾步便唱起來了）

（唱）（第二曲）

叫聲王大嫂……（內有女人聲：俺們還沒有呀的呢！）

叫聲張二娘……（內有女人聲：沒有！俺們也要飯呀！）

∥：老王家老張家都跟我一樣∥

（老婆換了個方向，仍對幕外）

（唱）叫聲趙大爺……（內有男人聲：不給，餓死你個窮棒子！）

叫聲錢大奶……（有女人聲：不給，餓死了也不多！）

∥：有錢的大糧戶……（內有狗叫聲）

人狗都厲害∥

（在舞台上繞了幾圈）

（唱）東街沒要着，再往西街走，

要飯！要飯！同志餓的難受，

要飯！要飯！又想起二丫頭。

（叫）給點餅子呀吧！（下場）

（狗叫了一陣）



(甲長拿着升子，村丁揸着口袋唱上)

甲長：(下稱甲)

(唱)(第四曲)

西 霸 天，	腿 肚 圓，
我抱着他的腿，	打轉轉。(打轉轉三字村丁隨唱)
×	× ×
見 官 相，	把 腿 擡，
見了窮棒子，	把眼斜。(後三字村丁隨唱)
×	× ×
滿 洲 國，	(我)當牌長，
開個小賣店，	沾 了 光。
×	× ×
又 置 地，	又 蓋 房，
吃租二十石，	把 福 享。
×	× ×
八 路 來，	我 不 吃 香，
中央來到了，	當 甲 長。(後三字村丁隨唱)
×	× ×
當 甲 長，	真 個 忙，
齊了錢和草，	又 齊 糧，
齊了錢和草，	又 齊 糧。(反覆時村丁隨唱)

(白)到啦！(叫門)老子家！老子婆在家嗎？(推門入)喂！  
俺們坐在這炕上等一會。

丁：喂，甲長！今個可不能白來，你看門口那一大堆燒草！

甲：噫！這個老婆子真有兩下，再怎麼窮她也能過，唔！你估量  
那堆燒草有多少斤？

丁：一百斤祇興多不興少。

甲：唔，你的眼力還算地道，等會把牠都揸上，給中央軍送五

十斤，剩下的搵到我家裏去二十斤，給大鄉長送三十斤去。

丁：咦！我呢？

甲：你呀，下回再劈給你吧。

丁：那可不行，自滿洲國的時候我就在會上跑腿，從來也不斷過那口，這兩天忽啦的斷了烟啦，你也不是不知道呵！（呵欠）

甲：嘿！還沒有念咒你就上來神啦，鼻涕一把眼淚一把的，若是換個人真給你唬住了，你看看今個是我，你那就算千金寨的火車活該倒霉。

丁：俗話說抽大煙的沒屁眼子，什麼屎都拉，你不給我劈我就把你的老底都抖漏出來！

甲：得得，等會問于老婆要他三百塊官錢（兒），給你二百給大鄉長一百，我就不要了。

丁：嘿嘿……

甲：他媽的，一提到錢就把你那付狗牙咬出來啦。

（于老婆端了一小瓢苞米，筐中裝了幾塊苞米餅子唱上）

婆：（唱）（第二曲）

叫遍千家爺， 喊遍萬戶娘，

一小瓢苞米， 回家熬米湯。

× × ×

叫遍千家爺， 喊遍萬戶娘，

這幾塊餅子， 給兒當乾糧。

× × ×

（一見甲長便把筐中餅子放入懷中）（進門）

婆：（對甲長）咦？

甲：咦？

婆：你怎麼大清早起就上俺家來了？

甲：你怎麼大清早起就給八路通信去了？

婆：你這當甲長的怎麼一張嘴就血口噴人？說我給八路送信去

了，你有什麼證鑑？

甲：你那腦瓜就是證鑑，你是個八路腦瓜。

婆：對！我是八路腦瓜，我給八路通氣，我家裏還窩藏八路，你在地當間站着不怕草堆裏飛出一顆子彈來把你腦袋打個眼嗎？

甲：你放屁！

婆：我才不放屁呢，你別大清早起就來罵人，沒有事你就給我拿出去？！

甲：沒有事？夜貓子進宅無事不來！

婆：什麼事？俺們分西霸天的地他不是早就要回去了！俺們的園子底不是早就給他打掃光啦！分你家的大牛你不是早就牽回去啦！俺們的東東西西不是都給你們連巴巴介子都擡拉走啦！眼時就剩了這個要飯的拐棍你們還想要嗎？

甲：我還沒吱聲你就先厲害起來啦，沒別的今個大鄉長叫我來齊幾個官錢。

婆：又什麼官錢？！

甲：給軍方齊點青菜，給大團齊點零花。

婆：怎麼竟上俺們窮家來齊呢，那會兒也沒見你們地主家出一個子（兒）。

甲：誰說地主家不出？哪回俺們不是跟你們一樣的攤一份呵！

婆：富的和窮的一樣攤花銷那能算公嗎？

甲：怎麼不公？祇要開門就得拿錢。冒烟就得拿糧，我看這就為之最公不過。

婆：滿洲國留下的這種斷子絕孫的手段，你們又使出來了。

甲：滿洲國早黃啦，眼時俺們『中央』這『國』成立，『中央』這『國』就興這個，不像八路那『國』樣樣事情都是你們窮棒子說算，什麼花銷你們也攤不着，閑言少叙，趕緊馬上給錢吧，三百元，三百元！

婆：三百元？！要飯還找不上大門呢，哪來的三百元？！

甲：要飯？你怎麼要飯呢？你八路爹在這的時節，你不是翻了身麼？不是發了財麼？怎麼要飯呢？你們倒鬪爭呵，扒皮呵！媽巴子的閑言少叙，趕緊馬上拿錢來，『軍方』用的急，家家沒錢，俺們辦公事的怎麼達成數量啊！

婆：要錢沒有！

甲：沒錢我要你的命。

婆：要命拿去，腦袋掉了才碗大個疤拉。

甲：嘿！你這嘴樁子倒怪硬的。

婆：就這樣，你能把我老婆子怎的？告訴你別把事情作絕了，八路並沒走遠。（砲聲）

甲：（緩和）嘻嘻！你若實在沒有，就說個沒有的話，別扯這些個，八路軍早他媽叫『中央軍』打到海裏去了……唔，這麼着吧，你實在沒有錢也真沒有法子，就得我這當甲長的給你墊補一步，趕明個你還我就是了。

丁：吔！那可不行！不行！

甲：可是這青菜你總得『獻納』一點嚙！

婆：沒有！

甲：沒有豬肉雞肉還沒有豆腐白菜嗎！沒有豆腐白菜還沒有地瓜地蛋嗎？管什麼都行，拿一點表表你一番『愛國』的心思。

婆：昨個求爺爺告奶奶的要了幾個地豆……

甲：行！『獻納』出來吧！

婆：今早上二丫頭去給你們幹官活，臨走熬了點地豆湯一回就喝絕根了。

甲：看你長個刮打板子嘴專會苦窮呵，沒有兩顆還沒有一顆嗎？一顆半顆也行呵，你就是有塊地蛋皮拿出來也給我當甲長的圓圓面子呵！

婆：不信你就翻，你翻，你翻！

甲：得啦，我也不用翻，還得齊點燒草，這回你總得有嘍！

婆：甲長，你要修好就修到底吧，燒草我是一點也沒有！

甲：真是給你點臉你就上鼻子啦，眼瞅着門口那麼大一堆燒草，你還瞪着眼珠子賴白話。

婆：一冬天冒着大雪，我起午更爬半夜的起來上山去，把雪扒拉開，撿那麼一點燒草，你就忍心要去？爲了撿那點草，你們大團上的人打我罵我，不叫撿，說我是上山給八路通氣去，爲了撿那點草我老婆把手都凍成瘡了……就那麼點草你怎好忍心要呵！

甲：他媽巴子的，我看你這八路腦瓜是不能轉了，來軟的算沒有門（兒），喂！（對村丁）你給我動手搬！

丁：是！（村丁搶草，被老婆攔住，二人扭打在一起，老婆把村丁撞了個滿懷，然後老婆緊緊的爬在草堆上拚命護住了草，但却忘記了適才放在地上的苞米瓢）

婆：（一氣）你們打死我吧！打死我吧！

丁：這個老婊子真厲害！（氣喘吁吁）

甲：（見瓢）還得給軍方齊點馬料，（拿起了米瓢）這回……（笑了）你可沒有話說了，（命村丁）走吧！（端着米瓢急忙走了，村丁也隨下）。

婆：斷子絕孫的！你給我連瓢端了嗎！

（甲長急回）

甲：剛才我替你墊的官錢，你可記着還我，三百元，月利九分，我一回去就上賬呵！（欲下又回）這堆燒草可不許你用，這就算是中央軍的官草啦，我憐惜你是個寡婦不用你親自往鄉公所送了，明後天大鄉長派人來搬就是了。（村丁也返回）

丁：甲長！他不給這三百塊錢可不行呀！

甲：他媽真是螳螂子，不是還有別人家呢嘛！（拉丁下）

婆：王八犢子！叫你一出門就碰上八路軍，叫你一出門就碰上八



路軍！（老趙自草堆中舉鎗衝出）

婆：（拉住趙）趙同志！你要幹什麼？

趙：我宰了這個兔羔子——

婆：（緊緊拉住）不行呵！

趙：（掙扎）不行！我非打死他們不可！

（宮急自後屋出來）

宮：老趙！你這冒失鬼想幹什麼？你不看看這是什麼地場，你若把他在這門口打死了，那不是給于大娘惹禍嗎！

婆：對啦！對呀！

趙：（悟）嘴，（拍大腿）你看我這楞頭青，差點給你惹了禍啊！老大娘你可別見怪，我就是這麼個猛張飛心眼直咕，路見不平就要拔刀相助，何用說是見了漢奸，一見着他們我的頭髮都豎起來啦，不見見血戴不上帽子呀！

宮：見見血？你可也不看看是什麼時候，我們的任務差點你給糟塌了。

趙：老大娘，他說的真對呀，（對宮）得啦老宮！算我冒失，可是這敵情……

宮：老大娘！二丫頭，晌午不回來呀飯麼？

婆：不！今（兒）晌午八成在他老丈人家呀飯啦！大白天清剿隊常下來，你們哥倆快躲起來吧。

趙：（又打算進草堆）那麼我還是……

婆：不行啦，怕他們來搬柴火，你倆都進地窖吧！你看我懷裏還有幾塊餅子，等會我給你們燒點開水泡泡呀了。

（三人齊下）

（老張頭上）

老張頭：（下稱張）（數板）我老頭，本姓張，一輩子抗大活，年年溜溜光，光溜溜，溜溜光，沒錢買炕蓆，睡的光板炕，你家抽煙我抽桿，你呀餅子我喝湯。溜溜光，淚汪汪，苦水

肚裏嚙，鼻涕往下淌，你家冒煙我看着，你家炒菜我聞香。淚汪汪苦難當，窮的富的不一樣，地主呀的爛雞蛋，我家呀的騰眼丸，地主呀的火鍋子，我家呀的扎鬚子，地主呀的肉包子，我家呀的眼角子，地主呀的綠豆粉（兒），我家呀的乾嚙嘴（兒）。苦難當，苦難當，我家有個小姑娘，姑娘要出門，向我要嫁粧，姑娘小嘴說的好，叫聲俺爹你聽着，人家姑娘找婆家，得（兒）噠的吹喇叭，六碟炒菜六碗肉，喝了燒酒呀饅頭，爹爹送我上婆家，呀個什麼，穿什麼？！問的老張沒話講，抱着女兒哭一場。哭了短，哭了長，全爲來了『狗中央』，八路來時分了地，『中央』來了一掃光。說『中央』道『中央』，美國槍砲美國裝，楊梅長了一禡襠，抓小鷄霸姑娘，外號叫個平鷄王，綽號又叫硬上炕，你看遭殃不遭殃，你看遭殃不遭殃！（抬頭見門）

（白）到啦！老妹子在屋裏頭麼？

（于老婆迎出）（作開門動作）

婆：哎呀，大哥，怎麼老沒過來！

張：來一踫好不容易，離的倒不遠，才五里地，可是俺屯外頭那道卡子才不好過呢，種殃軍在那放哨，過來過去的人，混身上下他都給你摸搜遍，看你一有個不順眼的地場，就說你是八路探子，若不我老早就來啦。

婆：（望後屋）大哥，今個俺們有件喜事（兒）……

張：可不是麼，我說俺屯裏駐的『中央軍』像黃鼠狼似的，天天下來叨小鷄，最可惡的是挨門挨戶的串門子，一看誰家有個姑娘媳婦的，他坐下就不走啦，一會拿出塊手錶來亮一亮，一會拿出個金鐲子來擺弄擺弄，不知道勾引壞了多少好家兒女，真的！若是貪圖那些花花綠綠的東西，甘心情願賣身子的，那算他賤！倒也罷了，可是……

婆：我說的不是這個。

張：對啦，甘心情願當野妓的賤貨究竟也找不出幾個來，最可惡的動不動就來硬的，硬上炕，俺屯老王家的大姑娘就是那麼給五六個人糟塌的不能動彈了，一瓢瓢了好幾個月，到如今還沒起炕，吓的俺們小牽子整天價不敢出門，話不敢大聲說，曲（兒）不敢大聲唱……

婆：大哥我說的喜事，是大喜事呵……

張：喜甚麼呢！趕上這個年頭沒法子，今個白天我找陰陽先生給看了看日子，他說今晚黑半夜子時就是個好時辰，我打算今晚，就把小牽子送過來，你到底願不願意？孩子才十四歲，歲數小一點，就先當個小童養媳婦，過三年兩年的再上頭，一來俺們姊妹窮，沒法子，別人笑話不得，二來是爲了躲避躲避那些『中央軍』，你們這屯裏沒有駐隊，比俺們那屯少就些心呵。

婆：這個事情俺們慢慢商議，反正你是我的娘家哥，牽子是我的娘家姪女兒，怎麼的還不好說，我先叫出兩個人來叫你歡喜歡喜。

（到後屋去不大工夫即領趙出來）

婆：（對趙指張）這就是俺娘家哥，他什麼都知道！

趙：你是從張家屯來的麼？老大爺！

張：（有些支吾）呵！呵！（對婆）這人是？……

婆：他是八路呵！上俺們這邊探情況來了，把你知道的都告訴他吧！

張：（鄂然）我我我知道什麼？我知道什麼？

趙：老大爺別害怕！我是八路的偵察員！

張：呵？（對婆）我得回家去了！

婆：呸？你別走呵！是自己人你倒怕個什麼？

（老宮熱情地上）

宮：張大爺！這幾個月你遭了不少罪吧！

張：（驚鄂了一下面透喜色，但立即將喜容制止下去，裝着不認識）哎呀！我怎麼不認識你呢？

官：你不認識我了？

張：（窘極）（假笑）倒是有點面恍恍的，我怎麼就想不起來在什麼地方見過面呢？……噢，你坐，我得回家去了。

婆：大哥！你真不認識他了？去年他在你們家住了一個多月你就忘了？

張：（仍裝驚訝）呵？！

趙：這老大爺八層是害怕，我上外頭放哨去，你們在屋裏好好談談趕快把情況弄清楚好回去呀！

官：你去吧！可別暴露了目標！

趙：沒事（兒）。（趙下）

官：張大爺你別裝着不認識了，我是老官啊！

張：（往前湊了一步）老官？！

官：對啦，老官。

婆：就是幫助你向西霸天往回要地的那個老官。

官：你的地不是叫西霸天霸佔去了嗎，我帮你要回來了，那塊地現在又叫西霸天弄回去了吧？

張：哎呀老官，提不起來啦，地早叫他弄回去了！他還……唔真吓死人哪！（幾乎哭了）

婆：老官呵，你不知道那西霸天比滿洲國的時候還兇耀，真把俺窮人的胆吓破了。

官：張大爺，不用怕，俺們的隊伍快要打過來啦！今個我先過來探探情況，你把中央軍的情形都告給我吧！

張：我說，我說，老官呵！剛才我不敢認你，不是我忘了你啦，你是個清官，是我的大恩人，我越受大肚子的氣就越想你，自你走了那天我常跟小萃子叨咕你呵，你教給她的歌她還沒忘，天天用鼻子哼哼呢，噢，我老張就是再沒良心也不能把

你忘了呵！

宮：那你剛才爲什麼？……

張：剛才我一看見你，心裏就像着了火似的，一股熱氣就冲上來啦，恨不得抱住你呵，可是剛那麼一閉眼睛，就看見西霸天領着中央軍清剿隊、警察來抓我來了，這一來我就是想認你也不敢認了。

婆：這陣子不怕了吧？

宮：你再閉上眼睛看看，（張閉眼）在西霸天和中央軍的後頭，來了好幾萬八路軍，八路軍抗着機關槍，拉着大砲來打中央軍來了，你看看你還怕不？

張：（睜眼）一點也不怕了，（歡喜）老宮呵！

（趙闖入）

趙：來人啦！來了個又白又胖的老傢伙，後頭還跟了個警察狗。

婆：西霸天！快躲起來吧！

宮：張大爺！俺們上地窖裏去說話。

（四人俱下）

〔外羣甲聲〕：鄉長！我不能去當兵呵！我不能當兵！

〔外聲〕：把他綁上！把他綁上！

〔外聲〕：我不能當兵呵！鄉長你可憐可憐！

〔外聲〕：把他綁上送到所上去過電，叫電火燒死個窮棒子！

（西霸天，五十歲左右，頸肥肚大，一臉橫肉，走起路來邁方步，手裏拿個大鐵叉子，頸上掛了一串捻珠，一見就知道是個人面獸心的惡霸）

西：（下稱西）（唱）（第五曲）

提起八路我咬牙恨！

八路來了相情窮人！

× × ×

不殺窮人不能富！



要殺窮人（就）打八路！

× × ×

中央的頭子是蔣委員，

這地場的事情歸我管。

（甲長卑微地跑上）

甲：大鄉長！劉老大說實在是拿不出錢來，我說叫他給鄉長家抗三年活，不要勞金，你看能不能免了他的國兵？

西：眼瞅着八路就快打過來啦，到那時候他還能給咱抗活？俺們得預備萬一若是那個的話，就得跟國軍往奉天跑呵，非要錢不可，要錢好帶。

甲：那麼得多少？（伸出手來與西霸天祕議）

西：（把甲長的手捏在袖子裏頭）得這個整數！

甲：呀！怕是拿不出來。

西：拿不出來就把他帶到所上去過電，一上了電，要什麼有什麼，當國民黨就得狠，祇要下得了毒手，燒火棍也能熬出他幾錢油來！

甲：是！（對外）帶到所上去！（下）

（外有哭聲）

西：（唱）

舉手是天哈手地，

誰不服氣我扎死你！

× × ×

中央國軍相情俺，

抽丁抓兵趕快幹！

× × ×

抓兵是個好買賣眼，

誰不當兵拿錢來！

警察：（下稱警）還上誰家去抓？三太爺！

西：老子家！于張氏，他的兒子不是叫二丫頭嗎？

警：（想了一下）二丫頭十七歲，哥一個是個獨丁……

西：獨丁就獨丁，你叨咕他幹什麼？

警：我是說抓獨丁來錢多呵，抓到弟兄多的說不定他咬咬牙就去幹了，可是一碰上獨丁就不同了，怎麼窮也能拿出點錢來！

西：這回給多少錢我也不賣啦！

警：那是爲什麼呢？

西：這個于二丫頭去年八路在的時節，他上合去向我要勞工錢，給我戴高帽開我的鬭爭，這口氣你三太爺就死在陰朝地府也出不完哪，非把他送去堵砲眼不可！

警：真的，那個時候若不是我混到農會裏頭去來回串通，他們真打算把你老揍死呢。

西：你是好小子，總算是沒出五服，若不你三太爺怎麼一當上鄉長，就先給你弄個警察所的文書呢，筆尖一動彈就是錢，幹什麼也沒有這差事來財呀！

警：三太爺！到了！

西：到了？等會兒見了他就給他綁上，綁上以後再告訴他幹什麼，若不那小子興許跑了呵！叫門吧！

警：于二丫頭開門來！二丫頭！二丫頭！

（于老婆開門出）

婆：不是給你們要去作官活去了嗎，還沒回來。

西：晌午沒回來呀飯麼？

婆：噢，他呀！沒有回來，反正在那邊和回家來都是一樣的喝西北風，不回來倒是撈個少跑兩遍腿，你們找他幹什麼？

西：喜事。

婆：喜事？

西：我給他道道喜。

婆：給他道道喜？

西：俺們也學會了八路那個辦法，鼓咚鼓咚的打一起鼓，得  
（兒）嗒的吹上一起喇叭，大車接大車送，熱熱鬧鬧的！

婆：俺們是接童養媳婦用不着吹吹打打，鄉長你別費心少要幾回  
官活，少齊幾回官錢，早前挖你點土，眼時不叫俺們用金豆  
（兒）給填坑，少折磨俺們幾回，你就算修好積德了。

西：他得什麼時候回來呀！

婆：哪天不是點燈大後才能停活。

西：聽噫！

（唱）（第五曲）

一見老婆我怒氣衝！

要報去年的仇和恨！

× × ×

我心裏說的是要抓兵，

他那裏發昏作好夢！

× × ×

低頭不見抬頭見，

白天不見晚上見！

× × ×

跑了半天混身懶，

我且回家抽口煙。（打呵欠）

西：你扶扶我！

警：是！三太爺！（警察攙着西霸天）

（于老婆關門下）

西：（忽然想起）咦？于老婆說她接童養媳婦，可不知道是誰家  
姑娘？

警：就是俺屯張老好的女兒。

西：唔，就是那個小牽子是不是？我記得去年他還入了婦女會味？

警：就是那個小丫頭蛋子！

西：好極了！快扶我回去，我回去抽口煙就上營盤裏見營長去。

（二人下）

（于老婆上，悄悄的打開門往門外看了看，然後進屋）

婆：（對內）走啦！

（張、宮、趙上）

張：（興奮）種秧軍就駐扎在那個學堂裏，就是山根底下那個學堂，去年俺們不是還在那開鬪爭了麼。

宮：知道啦！

張：大砲台就修在學堂上邊那個山上，二丫頭挖戰壕也是在那個山上頭，（指外頭）你看那個山頭，看的真真的。

宮：張大爺你講的挺周到。

張：就那麼兩門砲，四挺機關槍，三百一二十個人，你們不用來多，來上五百人就把他收拾了。

婆：快來把他們收拾了吧，那竟是些光知道害禍老民，不敢上陣的熊蛋包。

張：還有，那些畜牲整天下來串門子揀洋撈，見了姑娘媳婦……

宮：行了，張大爺，你講的挺周到，我得立刻回隊去報告情況，老趙！我先回去報告情況，你在這裏繼續偵察。

婆：大白天你能走嗎？

宮：能！

婆：可得躲着點那些清剿隊呵！

宮：這一帶地方我的道熟，總能轉登回去，任務要緊，我得走了。

趙：老宮，我得什麼時候回去呢？

宮：你就按照俺們原訂的計劃幹，在這場繼續偵察情況，若是敵人撒跑了，或是敵人增援了，你就立刻回去報告，若是敵情沒有變化，你就在今晚上半夜子時往回走。

趙：行，那你就快走吧！

宮：你可別冒冒失失的亂撞呵。

趙：不能，你快走吧！師部要這裏的情況可要急呢。

宮：大爺大娘我就走啦！

（張、婆往前送了幾步）（宮急下）

趙：老大爺！你回家以後看見中央軍有什麼動靜，可要趕緊給我送信來呵！

張：你放心吧！有沒有動靜，晚上我也要來一趟。

趙：你可別一害怕就不敢來啦！

張：那那能呢！我若是知道情況不來上報那不成了漢奸啦。

婆：你快下窖裏去吧！（拉趙下）

（婆即上）

張：老妹子！嚙扯俺們的事吧！

婆：那就快說，說了你還得回去呢。

張：唔，嫁粧我是沒有呵，小葦子向我要嫁粧，我這當爹的沒話說，就得說等你上頭的時候再給你買……今黑夜我就把她送過來，你到底願意不？

婆：粧新的東西我也是一點沒有，你妹妹遭了這一場大劫連塊破補趁都沒有剩下，有什麼法子呢，想把小葦子接過來吧，二丫頭不願意，想不接過來，你那屯又駐的『中央軍』，實在是待不得。

張：俺們趕上這遭劫的天年沒有法子呵！若是『中央軍』不來…

婆：噢！（深長的嘆了一聲，然後決然的）大哥！就那麼辦吧，今晚你就把小葦子領過來。

（趙突然出來）

婆：你怎麼出來的？

趙：一着急就鑽出來啦，大爺大娘，你們的主意對，快把她接過來吧，越快越好！

張、婆：你說的是誰呀？

趙：小葦子唄！你們在外頭嚙咯，我在裏頭什麼都聽見啦！

婆：對了，你沒有見過俺們那小萃子，那可真是個好孩子呀，整天盼八路，一提起八路來那小眼圈就紅了。

趙：那更得快接過來了，跟你說吧，這回俺們是非打這塊地方不可！不，不，這是祕密，可不敢跟別人胡說呀！噢！這麼的，只要能挨得過去，在這幾天裏頭不受他們的害，那麼過個三天五日的就再也沒有事了。

張：謝天謝地，那就好了，老妹子！就那麼的，今晚上半夜子時！

（張急下）

婆：你還是下去吧。

（婆拉趙下場）

〔如在廣場演出，可用監場人將台上導具撤去，如在舞台上則用閉二幕的方法，撤景〕

### 第三場

（舞台上空的，用動作暗示門和室內外）

（小萃子用手巾包了幾顆地豆提着上）（音樂伴奏，開門）

小萃子：（下稱萃）（唱）（第六曲）

風大雲彩高，          不見白日當頭照，  
東南風呀，          告訴我呀，  
八路軍都上那去了？（音樂奏過門，萃望天，看地）

×          ×          ×

地上泥水厚，          老蔣的隊伍是禽獸！  
東南風呀，          告訴我呀，  
這日子那天才到頭？（音樂過門中，有遠遠的砲聲）

×          ×          ×

風大雲彩跑，          天下慢慢透亮了，

∥：東南風呀， 告訴我呀，

八路軍要來到了。∥

（白）眼瞅着晌午快歪了，爹上俺姑姑家去了怎麼還不回來？

（探看），我將才燒了個地豆，等了一大些時候，二丫頭還沒過來，打算給他送去，又怕我走了沒人看家，不給他送去又怕他餓的荒，這可怎麼整呵？（思索了一下忽然大悟）噯！小萃子，小萃子！你真是個彪子，俺們這個家窮的叮噹響，可有什麼東西值得你看着呀？噯！這麼說我就給他送上山去吧！

（唱）（第六曲）

眼看晌午歪， 他還沒有上家來，

黑地豆呀， 好乾糧呀，

快快去送給他呀！

（白）噯！慢走，我這樣上去，若是碰上那喪天良的『中央軍』可怎麼整？還是不去吧，（向回走了幾步）（思索了一陣，又似大悟）噯！小萃子，小萃子，你真是個彪子，你爹的草帽和袂襖都在屋裏頭擱着，你不會穿上裝個男的麼？噯，這麼說我就穿戴起來！（伴奏動作）

（唱）（第六曲）

穿上爹的破袂襖， 再戴爹的破草帽，

是小子呀， 是丫頭呀，

種殃軍怎麼能知道。（把地豆放入懷中）

× × ×

喬裝改扮了， 立時上山走一遭，

∥：小地豆呀， 不算多呀，

總比那餓着肚上好。∥

（舞下）

（烏鴉叫了兩聲，二丫頭提着鐵鍬疲倦的舞上）

二：（唱）（第一曲）

山老鴉，                    格（兒）格（兒）嘎，  
窮人的孩子沒有媽，    颶風下雨挖戰壕，  
不管吃來不管喝（唸哈）。

×                    ×                    ×

（鴉又叫了兩聲）

山老鴉，                    哭斷腸，  
窮人的孩子沒有娘，    國民黨護庇大肚子鬼，  
俺的親人是共產黨。

（白）頂着大風幹官活，晌午歪了才歇晌，那些監工的種殃軍。都回營盤吃飯去了，俺沒帶乾糧來，肚子餓的呱呱響，實在難受，有心跟人家一塊上街去要飯吃，又羞口，喊不出那大爺大奶來，不去要飯，又餓的荒，這可怎麼整呢？我還是找個地場睡覺去吧！

（烏鴉叫了一聲）

（唱）（第一曲）

山老鴉，                    嘴巴尖，  
飛來飛去把食掠，        大肚子『中央』都管不了，  
你比窮人地和天。

×                    ×                    ×

（白）這山坡上有個破草窩棚，我進去睡一覺。

（說着便進去躺下，霎時睡去，鼾聲可聞）

〔如在舞台演出可用真的草棚於二丫頭出場前佈好，如在廣場演出則可用動作象徵草棚的位置〕

〔外聲〕：二丫頭！

（小翠子唱上）（第六曲）

上山又下山，                跑了一頭汗，  
Ⅱ：喊一遍呀，                又一遍呀，  
還是呀找不見○：Ⅱ



(喊)二丫頭！你上那場喀啦？(二丫頭驚醒)

二：(坐在棚中)喂！我說那個戴草帽的小豬官是誰家的？口口聲聲喊二丫頭，你沒看見二丫頭在草窩棚裏睡覺嗎！

萃：呀！二哥！你在這！

二：我當是誰，原來是小萃子呀！

萃：把矜子都叫喊啞啦，你怎不答應一聲呢！

二：餓二糊啦，一躺下就他媽的睡着了，你怎打扮的這個樣？

萃：我呀……

二：快進來吧，這小窩棚裏頭還鋪的麥稭，軟胡胡的俺們坐在上頭好好嘜扯嘜扯。

(小萃子進棚中)

二：你爲甚麼打扮成這個樣？不男不女，不牛不馬的四不像呵？

(給她把帽子摘下)還把小辮盤起來了？

萃：我呀，就爲的給你送這個。(自懷中取出一個小地豆，捏在手心裏)

二：什麼？

萃：你看！

二：哎呀！是小地豆呵！(一口吞了)燒的又胡又香……

萃：慢點呀，別噎着了。

二：俺們窮人矜子是呀嚙長的，天生的粗矜子眼，一咕嚕就吞下去了，噎不住。

萃：(又從懷中取出一個較大的地豆)我給你剝了皮呀。

二：拉倒吧，別費那道手續，叫我連皮呀了吧。(接了來一口口地吃)

萃：(又取出一個大地豆，一邊剝皮，一邊說話)俺爹上你家去啦，臨走叫我看家，不叫出門，我噉着晌午歪啦，你還不去，我就偷着上山給你送來啦，可是上山又怕碰上那些喪良心的『中央軍』，我閉上眼睛那麼一尋思，就想個道道，把俺

爹的衣裳穿起來，腰帶子扎起來，誰能認出我是個姑娘？

『中央軍』那些蠻子更瞅不出來啦。

二：不怕，監工的那些畜牲都上營盤呀晌午去了。

萃：（已經剝好了大地豆）給！

二：嘿！你看，把皮都白瞎了。（撿了皮就往嘴裏吃）

萃：別！埋汰！（拉住二丫頭去撿皮的那隻手）

二：不埋汰！（用另一隻手撿起地豆皮，一口吞了）餓激眼了樹根野草都能呀，好好的地豆皮怎不能呀。

萃：（把懷中的地豆都拿了出來）你慢慢呀，我得回家啦，怕俺爹來家找不見我，又該着急啦。

二：那你就走吧！

萃：（立起）把草帽給我！

二：（邊遞草帽邊說）可是你這地豆打那整來的！

萃：向人要的唄！瞅着『中央軍』沒下來，就上街去要。

二：怎麼個要法？

萃：這麼着：『大爺大奶，可憐可憐，給塊餅子呀吧！』

二：他媽的，我怎就叫不出口，早先雖說也要過飯，可是自打去年跟地主算賬鬪爭以後，再見了地主就叫不出那大爺大奶來了，總覺着他是俺們窮人給餵肥了的，俺們不該管他叫大爺大奶。

萃：我這地豆不是管地主家要來的，全屯裏那有那麼個心慈的地主能可憐俺們窮人呀，這竟是那些小門小戶的人家，捨給俺的。

二：真的，這是窮人可憐窮人呵，王八羔子地主家，沒一個行善的，你看那西霸天多惡呀，把你家和俺家都搶的溜光。若是八路不走……

萃：（眼圈紅了）若是八路不走的話……我……我得回家啦，爹八層回來啦，（走了一步又折回）噯！你知道俺爹上你家

去是爲的什麼事？

二：我一點摸不着底呀！

萃：爹說叫姑姑把我接到你們家去，你願意不？

二：（半真半假）我不要你！

萃：呸！我還不要你呢！（片刻）那你就快點把地豆叨了吧！一會就又要開工啦！

二：我不叨了，留下這幾塊地豆，晚上捎回家去給俺媽叨。

萃：姑姑一點叨的也沒有了嗎？

二：可不是唄……小萃子！將才我說不要你，那是句假話，我的這個心你八層也能猜着，我不是不願意叫你來家。

萃：那你爲甚麼說不要我呢？

二：俺家叫西霸天拾掇的溜光，天天鍋底朝上，我又天天幹官活，一個子也不能掙，你來了叨甚麼呵！

萃：沒有叨的俺們就在一塊挨餓，就是餓死也比在俺們屯子裏強，那些畜牲無晝無夜的下屯裏胡串門子，萬一若是……

二：那你就快過去吧！反正有我這口氣在，就餓不死你，再說，眼看樹葉子快關門（兒）了，等高梁棵子一起來，八路軍非回來不可，到那時節俺們就好了……

萃：真的二哥！人人都那麼哄騙，我看也非有那一天不可，（砲響）你聽！今兒個這大砲就比往日響的格外厲害。

〔外聲〕：開工啦！

萃：哎呀！『中央軍』！（急下）

〔外聲〕阿邊邊站到起的是那一個？

（蔣軍甲乙先後上）

蔣甲：（對萃的方向惡狠狠的）站到起！

二：他是個放豬的小豬官呵，老總！

蔣乙：（對二）娘賣媽×個開工啦！（推二下）

蔣甲：（對外）狗入崽崽你站到起！

蔣乙：（對外）站到起！

（西霸天和警察自小亭子下去的方向走出來）

西：弟兄們你們吃了飯？

蔣甲：噫！

西：剛才營長說……………

乙：鄉長！剛才跑下去那個小娃娃你見了沒有？

西：怎麼沒見，今個我上營部來見營長就是爲了那個小娃娃事情來的。

蔣甲：那娃子是八路？

西：不，這話本來不該跟弟兄們說，可是你們既問到了，我不說也不對，你們營長老早就叫我給找個小處女（兒），我捉摸了十來天也沒找着，說真話俺們這地場自打國軍一來實在是找不出幾個沒那個的黃花女子了，今天真是該着營長走點桃花運，我去抓兵的時候碰了巧，一下子想起了這個小丫頭……

蔣甲：（同）哪是一札女娃子？

西：咦？你還當那是個男的哩？跟國軍回（註：意想是報告），他是故意打扮的那個樣兒，你若仔細看看她的臉子，保險你三天睡不着覺。

蔣甲：（對乙）追上去！馬上就去！

西：好！（立大姆指）國軍辦事說做就做真痛快！不過是把她弄來以後可要先給營長用呵，若不以後再找這樣的小處女（兒）可是難上加難了。

蔣甲：他家住在哪個位置？

西：（對警）你領他們去吧！

警：是！（警甲乙三人自右下）

西：…………（笑了笑）這真叫冤家路窄！（下）

（二丫頭跑了出來，喊着『他是小豬官呵老總！』去追甲乙

急下)

(片刻後警與甲乙上)

蔣甲：(唱)(打牙牌)

天牌呀，地牌呀，打牙牌呀哈，  
小妹妹年青不掛牌，國軍見了硬要來。

乙：(唱)天牌呀，地牌呀，打牙牌呀哈，

國軍打仗爲姑娘，還爲了蔣總裁。

警：到啦！(叩門)張老好，開門！(張上)

(張老頭驚鄂萬狀緊緊的頂住了門)

蔣甲：開門！開門！  
乙：

張：要幹什麼？老總！俺們這屋有病人！

乙：(以鎗砸門)啥子病人，碰你娘的鬼啲！開門！開門！

張：俺們這屋子裏有病人哪！老總。

(甲與乙交頭密議了一下)

警：張老好！把門開了！國軍有公事！

蔣乙：(對甲)要得！我們記住這個地方，今黑夜再來！

蔣甲：白天裏把她弄回去，營長見了一定要搞，今天晚上我們倆  
個放哨的時節再來！

(二丫頭上)

二：老總！那個小子是個小要飯的！不是個姑娘！

蔣甲：碰你娘的鬼！你不去挖戰壕倒來干涉老子們的事！

乙：打個狗娘的！(二人打着二丫頭下)

(老頭聽見二丫頭的哭聲，欲去看二丫頭，屋內忽又有小萃  
叫爹聲)

〔萃聲〕：爹！我怕！

張：唔！爹來啦！(下)

## 第 四 場

(景與第二場同)

(樂器聲中打二更)

(二丫頭深夜下工回家頭破血流)

二：(唱)(第十曲)(慢，沉痛)

恨祇恨畜牲們手下無情，  
槍把子打的我昏昏沉沉。

× × ×

腦袋破滿臉血不像人樣，  
俺的媽見到了，又要心傷。

(過門中作見河動作)

× × ×

小河裏洗去了滿臉血跡，  
回到家見了媽一字不提。

(過門中跳河走路)

× × ×

(見門)媽！(老婆迎上)

婆：這麼暫才完活(兒)呀！二更天都打過了。

二：是呵，媽！

婆：(見二丫頭的面色不對)今個又挨打了嗎？

二：(強作笑容)沒有，媽！

婆：唉！看你餓的那個樣！

二：今兒個可沒餓着，晌午小萃子給我送去不老少地豆，我還給你捎來幾個呢。(自懷中掏出地豆)給！

婆：(喜)(接了就想吃，但立即停止)八路同志還沒吃呢，給

他送去吧！

二：誰？

婆：八路唄！八路的便衣。

二：八路軍來啦？他在那？

婆：在地窖裏躺着呢。

二：同志！（叫着下）同志！

婆：小點聲！小點聲！（隨下）

（外面鼓打三更，老婆唱上）

婆：（唱）（第二曲）

打過三更鑼，	半夜已經過，
一陣子酸來，	一陣子心歡樂……

× × ×

三更鑼聲清，	正是好時辰，
小牽子進門，	俺家又多個人。

（喊）二丫頭！二丫頭！

（二丫頭應聲出，悶悶不樂）

婆：今兒個你是怎麼了？一回來就愁眉不展的，真彪呵！

二：你不明白。（頭上傷痛，摸頭）

婆：噢，你那點小心眼我早就明白啦，唉！真彪呵！俺們窮富不在乎填那一口人，若是窮命，就是一個人吃飯也是窮，若是富命就是一百口人吃飯也是富，把小牽子接過來慢慢熬吧，總有熬出頭那一天，再說我看小牽子那孩子長的鼻子是鼻子眼是眼，面相好，『八字』也好，她是金命，你是土命，土生金，金養土，說不定她一來，就把俺家祖輩傳下來的這股子窮氣沖散了，後手，人旺財旺，日子越過越旺！（幻想）

……

二：別說那些吉利話啦！天天幹官活，那一天能有頭？圖裏一點糧也沒有，天天要飯吵，你把她接過來又多一張嘴，看你拿

什麼填？

婆：等你把官活作下來，給老李家上工抗活去不就好了嗎，今天後半天我上老李家去了，他答應明個先借給俺們一斗苞米，人家有不少活計沒人做，眼時光等着你上工啦？

二：真答應先借一斗苞米嗎？

婆：怎不是真的，先借給一斗，到秋可得扣咱們二斗半，唔，你別彪烘烘的了，你舅舅八層領着小牽子來了，你出去接一接。

（老趙自內出）

趙：老張家大爺怎麼還不來？

婆：倒是該來啦，三更已經打過去了。

二：老趙！你再等會他準能來！

趙：敵情即然沒有什麼變化，我就得回去啦，（對二）老弟！

『中央軍』當真一點動靜沒有麼？

二：我還撒謊麼，我回來的時候還見他們三三兩兩的在村子裏頭找洋撈呢，不像要跑的樣。

趙：那我就等張大爺了，說走就走！

（自懷中取出駁壳槍來）

二 }  
婆 }：忙什麼呀！

趙：你看子時已經到了！俺們軍隊上作事計劃怎麼辦就怎麼辦——釘一錐也不能叫他錯啦？

（說着就出門往剛才二丫頭上場的方向走去）

二：老趙！你走差了，那條道是往張家屯去的大道，你得走這邊這條小道才對勁呢。

趙：沒有差呀，老弟。你不是說『中央軍』都在村子裏頭逛蕩哩麼，我要親自去看看，一來實地看看地形，二來是順手擷羊抓他媽個活的捎回去。

二 }  
婆 }：那你還回來嗎？



那從··趙邊就走啦，不回來啦，老弟！你別出來，你那腦袋叫他們打的可不輕，小心着了風呵！

（趙急下）

婆：（對二）你的腦袋？（摘了他的帽子看見傷痕）哎呀！破了二寸多長的一個大口子，這是拿什麼打的呀！

二：不怕！媽！

婆：（急自衣襟上扯下來一條布）快匝上吧！

（外邊突的數人齊喊了一聲快走）

婆：呀！西霸天又下來啦！（拉二丫頭下）

（兩個清剿隊員和村丁，警察，甲長，西霸天四人依次上場，清剿隊員，村丁，警察都抗着大槍，其勢兇兇殺氣沖天）

西、甲、警、清剿隊員

村丁等：（齊唱）（第五曲）半夜三更出了門，

月亮地裏要抓人。

× ×

西：（唱）今天不把別人抓，  
要抓于家小二丫。

× ×

甲：（唱）上頭的公事緊緊催，  
三道金牌鷄毛飛。

× ×

西：（唱）北滿的八路打四平，  
可憐中央沒有兵。

× ×

警、丁、清：（齊唱）北滿的八路多又多，  
中央怕是打不過。

甲：鄉長！上頭的公事忽不然的催的這麼緊，不是大勢要不好呵？

西：沒有的事，就憑八路軍那些破爛槍他們作夢也回不來！

甲：說的倒是，就看八路穿的那個老棉襖，搯那個死孩子捲，就不帶成功的模樣，可是北滿的八路打長春的消息在國軍的報上可也登出來了……

西：不怕，萬一他們若是真過來啦，俺們就得往奉天跑，反正不能叫他抓住，若是叫他們抓住了準沒活，趁着這會兒國軍還在，我們得狠狠地幹他一下子呀，小子們！

衆：是！

西：快走！

（唱）

西霸天心裏真着急，  
趕快抓兵送去。（緊接下段不要過門）

× ×

（快） 心裏着急走的歡，  
不覺走了一頭汗。（緊接下段）

× ×

（最快） 走的歡來走的歡，  
眼前來到誰門前。

甲：大鄉長到啦！（叫門）開門！開門！

（二丫頭傷還沒有好開門出）

二：鄉長，甲長都下來啦，什麼事啊？

西：沒有別的，小子！上回挑國兵我對你不起，把你這麼好個年青有爲的小伙給漏了，叫你在家里閑待了這麼些天，真屈了你這塊材料，這回我想再若把你漏了那才是屈人呢。走吧！

二：叫我幹什麼？

西：當兵！當『中央軍』！

（老婆早就在門縫裏偷聽，此刻瘋了似的一跳而出）

婆：叫俺們當兵？！你家五個兒一個不去，爲什麼拔俺們這個獨丁啊？！俺們不去！

甲：你這潑婦，提着嗓子叫喊什麼？有話跟大鄉長慢慢說不好嗎，真是一點規矩王法也不懂！

婆：慢慢說，這可不是慢慢說的事，我知道，你們大肚子都是一條藤，一心想害禍俺們，打算把俺們母子都擡出屯子去。

二：怎麼的我也不能當國兵。

西：（對警丁）我說你們都是木頭疙瘩呀？還不給我綁起來？！

丁、警：是！（欲綁二丫頭）

婆：（急忙攔住丁警）不能綁，不能綁，要綁你們把俺綁去也不能綁俺兒。

西：（凶凶對婆）你給我退後點？！

婆：退後點？俺退到頭啦！給你逼的一步也不能退了，你愛怎麼的！俺兒十七歲，不是够十八歲，才能當兵嗎，憑什麼能抽到俺們頭上來？

西：十七歲？我給你兒長了一歲。

婆：你給長了一歲？你說話能好使喚嗎？你也不是天老爺！

西：我不是天老爺，比天老爺可也矮不多少，跟你說：這不是你爹在這時節，你們嘴大，眼下是俺爹在這坐天下，上有蔣總裁，下頭就有我這鄉長，非好好折騰折騰你們不可！

婆：你不用那樣凶耀我早知道你，西霸天！

甲：你敢當着這許多人罵三太爺？真是越來越沒有王法了。

婆：罵啦！能怎的？（對西狠狠地）惡霸！你那一百來天地是怎麼來的？你逼的寡婦跳井，你逼大姑娘上吊，你逼的小伙子投河，你逼的老頭抹脖子，你呀！西霸天！你逼死了多少人命，你逼的多少人家傾家蕩產家破人亡，掩了舖蓋下邊外啊！是你，是你，（喘口氣然後大聲罵）西霸天！小皇上！扒灰頭！都是你？！

甲：你眼睛裏頭真是沒有皇上了，還敢罵？！

婆：我罵啦！你們敢把我這條老命要了去不是？！

西：（凶凶地對警丁）你，你們這些死木頭！還不給她兩棒子？！

婆：你打，你打！（往西霸天身上撞頭）

警：反了你啦？！（舉起槍把子要打）

二：（上前攔住）你要打打我，別打我媽！

西：把他綁上！

清、丁、警：是！（四個人綁二丫頭）

婆：（哭叫被甲長拉住）西霸天哪！你好狠心哪！你也是生兒養女的呀！（上前撲，被甲長緊拉着）

西：（陰沉的）綁好了麼？……綁好了就帶到張家屯鄉公所去。

婆：（絕望地望了望二丫頭，又望了望西霸天）（樂聲起）鄉長！鄉長！！（慢慢的給西霸天跪下）鄉長！老親故隣的你饒了俺兒吧！

婆：（唱）（第一曲）

我把那大鄉長連叫幾聲，

不看俺你要看老親故鄰。

西：（白）我和你們是冤家對頭，有我在這一天就不能叫你得好！

婆：（唱）（前曲）

可憐我老婆子不會說話，

可憐我老婆子受窮守寡，（緊接下段，不用過門）

可憐那二丫頭年紀太小，

可憐那二丫頭白天挨打！

西：打死了也不多！

甲：你倒厲害呀！我把你個窮骨頭！

二：（大叫）媽！媽！你起來！你起來！

婆：啊！（霍地立起，抱住二丫頭脖子泣不成聲）

二：（慢慢地）媽！你不用惦記我……（泣）

婆：（抽噎）你！（看看二丫頭的苦臉，抱頭大哭）兒呀……（摸兒頭）這塊傷還沒有包好呢！（從懷中取出剛才撕下那

塊布條，給兒裹傷)

二：媽！明天還沒有吵的呢。

婆：不！（自慰慰兒，慢）媽有吵的，媽向人家要着吵呵！

西：他媽巴子的還不給我拉上走，囉嗦起來沒有頭了。

（甲長自二丫頭身邊拉開老婆，警察與村丁等推二丫頭，令他走）

婆：（大怖）啊！

二：媽！我走了說不定能不能回來，你帶着小翠子好好過吧！

婆：（抱兒頭）俺兒呀！（泣不成聲）

西：（命令）走！

（甲、警、丁、清等人推二丫頭下，西霸天也跟着下場）

婆：（呆若木人直楞楞的望兒下去，二丫頭哭叫聲漸遠）忽然她大叫了一聲『二丫頭』便跌跌撞撞的追了下去）

（于老婆大聲叫時鑼鼓便激烈的響了起來，在鑼鼓響中監場人速將台上道具撤去，但若在舞台上演則可閉二道幕或用閉燈撤景的方法行之，待燈再亮時，台上別無他物，祇現遠山的襯景）

## 第五場

（在不斷的樂器聲中小翠子叫了幾聲爹便驚訝的跑出來）

翠：（唱）（第七曲）（緊張恐慌）

拚命的跑來，            拚命的跑，  
人人都說虎豹兇，       他們兇過虎和豹，  
人人都說豺狼狠，       他比豺狼狠十分！  
不好了……………       啊……………

（將軍甲乙在後頭大喊『追呀』！）

萃：（叫哭）爹呀！爹呀！

（蔣軍甲乙追上，小萃子見蔣軍上來便在台上跑圈子，蔣軍緊追不鬆一步）

萃：（邊跑邊唱）（前曲）

叫爹不應來，	叫天不靈，
往東走來沒有路，	溝深三尺不能行，
往西走來是個坑，	黑古洞洞吓死人！
不好了……	啊……

（以下樂聲不停）

甲乙}：（喊）捉住！（二人擁而上，活抓了小萃子，將要往下拉，老張頭跑上）

張：（大呼）小萃子！小萃子！

（甲乙急拉小萃子，張亦大叫着追去，鑼鼓響中西霸王等拖着二丫頭跑出，在台上跑了兩圈，二丫頭叫着『我不能去呀』！將被拖下去時，于老婆叫着追上）

（西等急拉二丫頭下去，老婆隨下）

（緊接着偵察員老趙追出，站在台上向前方望了望即追了過去）

（蔣軍甲乙又拉小萃子上來，張老頭緊緊追上，一把拉住小萃子，誓死不放，小萃連連叫爹）

張：老總！老總呵！你可憐可憐你可……

甲：（不待老張頭說出，那憐字，便舉起槍把，狠狠的朝着老張頭的腦袋打了下去）

（註：打時要配以打擊樂器）

張：（悶痛地叫了一聲）啊呀！！（便倒下去了）

（蔣軍甲乙拉萃子，萃哭聲漸遠）

（一片狂風聲，音樂緩奏第八曲，片刻後老頭慢慢甦醒，抬

起頭來又跌了下去)

(樂興狂風聲中，于老婆搖搖幌幌慢慢走上)

婆：(直楞楞的)這是什麼地場呵？

張：(掙扎着)誰？

婆：大哥！你怎麼啦？小萃子呢？

張：小萃子？她……那些畜牲把她辯……

婆：哎呀！

張：二丫頭呢？

婆：二丫頭他他……西霸天挑兵把他抓去了……

張：哎呀！！

張婆}：星星月亮，老天老地，八路軍快來吧！

(唱)(第八曲)(仇恨)

叫一聲地來呀，	喊一聲天，
老天老地你記心間，	不是那天火把人燒，
不是那大水把人流，	是那種殃軍，
是那西霸天，	害禍俺。

× × ×

(婆唱)(第八曲第二節)

叫一聲俺兒呀，	親哪骨肉，
白天黑夜你記心頭，	不是那黃狼把你叨，
不是那老虎搶你走，	是那大地主，
是那二滿洲，	苦難受。

張：老妹子別難受了，全當俺們沒養兒吧！

婆：你說胡話，那怎能呀，那是自己身上掉下來的肉呵！

張：說的是！那是俺們的眼珠子啊！

(唱)(第八曲第三節)

叫一聲女兒呀，	俺哥親人，
---------	-------

勿論生死記在心， 不是旋風把你裹，  
不是惡鬼抓你的魂， 是蔣介石，  
是種殃軍， 恨死人……

（老趙在外頭喊了聲殺，打了幾槍引起一陣人跑聲）

（緊接槍聲大作）

婆：（爲槍聲所興奮，突然狂喜忘形）呀！八路軍下來啦！八路軍下來啦！八路軍從山上下來啦！大哥！你快來看呀！那黑壓壓的一大片像發了山水似的從山上衝下來了！（砲聲大作）

張：（看同一方向）呀！俺們的人馬過來啦，俺們的人馬從月亮地裏走過來啦，你快來看，俺們的馬在河裏跑，俺們的人在地裏飛，你看那一片火星子呵！

（一片殺聲）

婆張}：（狂喜）俺們的人馬衝上去啦？殺呀！殺呀！（外頭又喊了兩聲殺）

（老趙和二丫頭推綁着西霸天突然上）

二：媽！媽！舅舅！

趙：（令西）跪下！八爺叫你跪下！（西即跪下）

婆張}：（同時）哎呀！這是怎麼整的？

趙：我本來打算上張家屯去，揀個臭魚，沒曾想剛出門就碰上這老漢奸，領着一夥小漢奸，往你們家裏走，我約摸是沒有好事，就在道旁蹲了一會，蹲了不大工夫，兩袋煙還沒抽完，他們就回來啦，我把小煙袋一嗑就……就是這麼回事，揀臭魚沒揀成，揀了個活鱉回來。

二：會腿子和清剿隊都跑了，軍長和警察都叫老趙打死了……

（婆張連連道「好」）

二：小萃子呢？

趙：可說是呀，小萃子呢？



張 } : 叫那些畜牲給抓到營盤去了！

(衝鋒號和殺聲突又高起)

趙：聽這個動靜，俺們隊伍正在打營盤呢，說不定已經攻進去了，老弟俺們快去找找她！

二：快走吧！（二人將欲下忽見遠處一個人影）（趙臥倒，並令二、張、婆等俱臥倒）

趙：由營盤那邊往這頭跑，八層是打散的『中央軍』！

二：誰！

〔外聲〕是我！二哥！二哥！（牽披髮跑上，被趙、二抱住）

張 } : 小牽子！

牽：爹呀！（抱住張，興奮，抽噎）（衝鋒號急響）

趙：隊伍正往前邊打呢，我跟上，你們看着這個老壞蟲可別叫他跑了。

二：老趙！我跟你一塊去！

趙：你在這看着他，（指西）他們老的老小的小怕看不住他。

婆：叫他去吧！有我老婆子在這，西霸天就是長了翅膀也飛不了。

趙 } : (同時) 去吧！（二人下）

張 } : (對牽) 你是怎麼逃出來的？

牽：那兩個畜牲剛把我拉到營盤裏，不大的工夫八路軍就偷偷的摸進來啦，八路同志把那些畜牲們抓的抓了，斃的斃了，而後他們叫我走，我就跑回來啦。

婆：可把孩子吓唬壞了。（摸牽頭）

張：八路同志沒跟你說甚麼？

婆：人家正打仗的時候，哪有工夫說什麼！

牽：不！八路同志說了，他們這回是大反攻，共產黨成功了，二滿洲快完蛋了！

張：！ 啊，還說什麼了？  
婆：！

萃：還說俺們窮人要天不怕地不怕，放開胆子鬪爭打倒地主惡霸，有冤的報冤有仇的報仇啊！

張：（對外大叫）鄉親們快來呀！西霸天叫俺們捉住了！有冤的來報冤有仇的來報仇呵！

（外頭有羣衆紛紛應聲『西霸天捉住了』！）

（羣衆五人手持叉子、鐵銼、棒子一擁而上）

衆：哪啦？在哪啦？

婆：這不是麼！（對西大罵）你也有今天呀！（衆大罵西）

西：（站起抖抖擻擻的給大家深鞠一躬）哎呀！饞了我吧！眼時我腦瓜轉過來了，從前是國民黨腦瓜，眼時轉成共產黨腦瓜了。

衆：你放屁！

萃：你那頸子是猴筋長的嗎？轉的這樣快！

婆：跪下！俺老婆叫你跪下！！

（西畏懼地看着于老婆的臉抖擻着跪了下去）

西：老親故鄰的，你們饞了我吧，我的媽呀！

〔外有呼口號聲〕——『反攻勝利萬歲』！『消滅蔣家土匪！』『保護窮人』！『解放全中國！』（萬衆歡呼，鬧成一片！樂隊奏『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曲）

（宮、趙、二及三個戰士在口號與鼓掌聲中隨一營長上）

衆：（歡呼）歡迎俺們自己的隊伍！（連呼聲中，羣人與營長及戰士、宮趙等人相抱，小萃子摸着二丫頭身上的勝利品——槍）

宮：大爺大娘！這是俺們大部隊的洪營長！

婆：哎呀！（緊緊的抓住了營長的手，看了幾秒鐘沒說出話來，興奮地揩了揩眼睛）哎呀！盼星星盼月亮的，可把俺們的隊伍盼回來了！

營長：大娘！大爺！我們這回是大反攻，北滿的隊伍往南打，南滿的隊伍往北打，南北東西這麼一夾就把老蔣夾扁胡了。這回俺們要狠心翻身和老蔣算總賬，以前俺們受的罪都是他給造的對不？

萃、二、張：對對（兒）的！（台外也有人喊對）

婆：這還有個小蔣介石呢。（令宮、營看西）

官：這不是西霸天嗎？把他先押在村政府去。

營長：這回俺們從根上打倒地主開倉濟貧分地，分糧，以後再不要着叻了！

衆：好啊！（拍手）

營長：再有，而後俺們窮人要親幫親鄰幫鄰，大夥把住團體，打到江南去，把小蔣介石的頭子大蔣介石也打死，拿石頭壓上，他你們看好不好？

衆：（台內台外一齊歡呼）好哇！（拍手）

（雄鷄長長的叫了一聲）

萃：這回天可亮啦！（新紅的太陽突然升起）

衆：（唱）（第九曲）

哪裏呀有太陽， 哪裏就暖洋洋，

哪裏有了共產黨， 哪裏就亮堂堂。

× × ×

共產黨真英明， 領袖是毛澤東，

站在西北高山上， 他是中國一盞燈。

× × ×

毛主席愛窮人， 仇恨那惡霸們，

他在高山上發號令， 解放全國的受苦人。

× × ×

哪裏有解放軍， 哪裏就大翻身，

開倉濟貧分田地， 窮人就變富人。

×                    ×                    ×  
窮人們一條心，            打垮那種殃軍，  
打倒惡霸和地主，        永不叫他再害人。

×                    ×                    ×  
窮人們一條心，            緊跟着共產黨，  
打垮反動的國民黨，      漢奸官僚一掃光。

×                    ×                    ×  
窮人們一條心，            緊跟着毛澤東，  
兵馬打到江南去，        要把老蔣槍子礮。

×                    ×                    ×  
哪裏呀有太陽，            哪裏就暖洋洋，  
∥：哪裏有了共產黨，      哪裏就亮堂堂。∥

(完)

2/4

## 第一曲

(王大化曲)



四月 裏 廳 大 風 草 木 發 芽 陽 氣 昇  
天 將 亮 鷄 不 鳴 自 古 沒 見 這 怪 事 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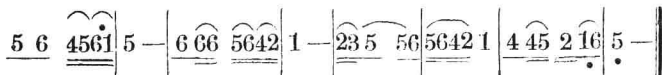


莊 稼 人 本 當 去 種 田 怎 奈 官 活 不 放 鬆  
你 若 問 小 鷄 怎 不 叫 都 只 爲 來 了 種 殃 軍

(慢) 2/4

## 第二曲

(西北小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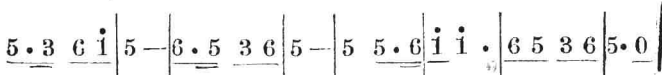


叫 聲 二 丫 頭 你 先 慢 點 走 媽 媽 俺 有 話 切 記 在 心 頭

(稍快) 2/4

## 第三曲

(孫康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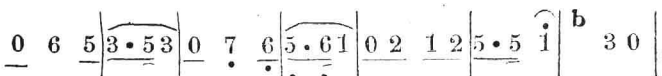


星 星 快 落 啦 黑 夜 快 過 啦 媽 媽 你 有 話 那 就 快 說 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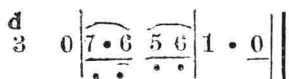
2/4

## 第四曲

(孫康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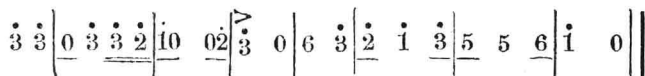


西 霸 天 腿 肚 圓 我 抱 着 他 的 腿 打  
見 官 相 (我) 把 腕 掇 見 了 窮 棒 子 把  
滿 洲 國 (我) 當 牌 長 開 個 小 賣 店 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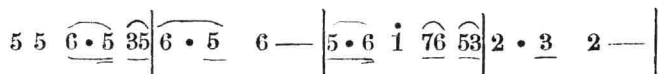
打 打 轉 轉  
把 把 眼 斜  
沾 沾 了 光

(中庸速度)  $\frac{2}{4}$  第五曲 (孫康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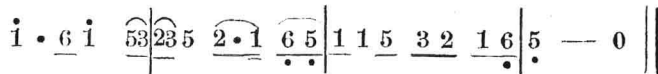


提起 八路我咬 牙恨 八路來了 相 情 窮人  
不殺 窮人我不 能富 要 殺窮人 就要 打 八路  
中央 頭子是蔣 委員 這地場的事 情歸我 管  
舉手 是天來哈 手地 誰 不服氣 我 綁 起了你

$\frac{4}{4}$  第六曲 (西北小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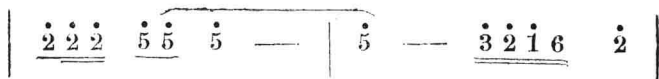


風吹雲 彩高 不 見白 日當 頭 照



東 南風 呀告 訴我 呀 八路軍 都上 那去了

Bb  $\frac{4}{4}$  第七曲 (孫康曲)



拚命的 跑來

拚命 的 跑

$\begin{array}{c} >>>> \\ \underline{6\ 6\ 6\ 6} \end{array}$	$\begin{array}{c} >> \\ \underline{3\ 3} \end{array}$	$\begin{array}{c} > \\ 3 \end{array}$	$\begin{array}{c} >>>> \\ \underline{3\ 3\ 3\ 2} \end{array}$	$\begin{array}{c} > > \\ \underline{\dot{1}\ 6} \end{array}$	$\begin{array}{c} > \\ \dot{2} \end{array}$
人人說都	虎豹	兇	他們兇過	虎和	豹
$\underline{6\ 6\ 6\ 6}$	$\underline{3\ 3}$	$\dot{3}$	$\underline{\dot{3}\ \dot{3}\ \dot{3}\ \dot{2}}$	$\underline{\dot{1}\ 6}$	$\dot{2}$
人人都說	豺狼	狠	他比豺狼	狠十	分
$\underline{\dot{5}\ 0\ \dot{5}\ 0}$	$\underline{\dot{5}\ \dot{5}\ \dot{5}\ \dot{5}\ \dot{5}\ \dot{5}}$	$\underline{\dot{5}\ \dot{3}}$	$\underline{\dot{6}}$	$\underline{\dot{5}\ \dot{3}}$	$\underline{\dot{2}}$
不！不！	不不不不不	不好	了	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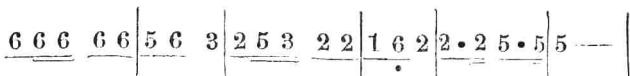
4/4 (張老頭唱) 第八曲 (孫康曲)

(1) (于)	$\underline{5\ 5\ 4}$	$\underline{\dot{1}\ 6\ 5}$	$5 -$	$5\ 0$	$\underline{6\ 6}$	$\underline{5\ 6\ 6\ 3\ 5}$	$2 -$	<b>ff</b>	$\underline{6\ 6\ 6\ 6\ 6}$
	叫一聲	地來呀		老天	老地	你記心	間		不是那天火
(張)	$0\ 0\ 0$	$0$	$\underline{3\ 2\ 1}$	$5\ 0$	$6\ \dot{1}$	$\underline{5\ 3\ 3\ 2\ 1}$	$5 -$	$0$	$0$
			喊一聲	天	老天	老地	你記心	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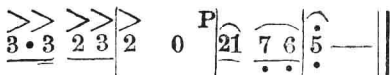
$\underline{5\ 6\ 3}$	$0$	$0$	$0\ 0$	$\underline{2\ \cdot\ 2\ 5\ \cdot\ 5}$	$5 -$	$5\ 0$	$\underline{2\ \dot{1}\ 7\ 6}$	$5 -$
把人燒				是那種	殃	軍	害禍了	俺
$0\ 0$	$\underline{2\ 5\ 3}$	$\underline{2\ 2}$	$\underline{1\ 6\ 2}$	$0$	$0$	$0\ \underline{3\ \cdot\ 3\ 2\ 3\ 2}$	$\underline{5\ 3\ 2\ 1}$	$5 -$
	不是那	大水	把人淹			是那	西霸天	害禍了

(2) (于老婆唱)

$\underline{5\ 5\ 4}$	$\underline{\dot{1}\ 6\ 5}$	$1\ \underline{\dot{1}\ 6}$	$3\ 0$	<b>f</b>	$6\ 6$	$\underline{5\ 6\ 6}$	$\underline{3\ 5}$	$2 -$	<b>ff</b>
叫一聲	俺兒呀	親骨肉			白天	黑夜	你	記心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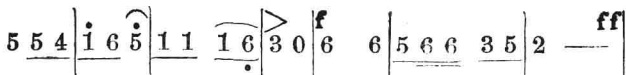


不是那 黃狼把你 叨 不是那 老虎搶你走 是那 大地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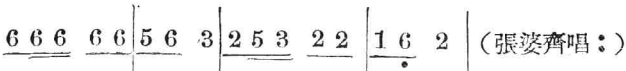


是那 二滿洲 苦難 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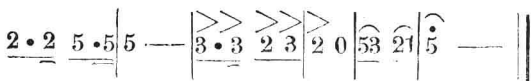
(3) (張老頭唱)



叫一聲女兒呀 俺那 親 人 無 論 生 死 你 記 在 心



不是那 旋風把你 裹 不是那 惡鬼 勾你 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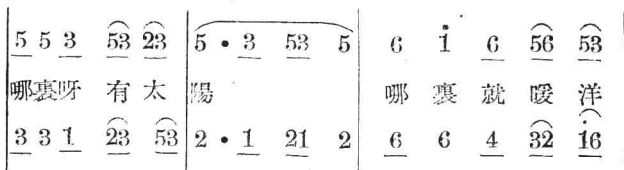


是那 蔣介石 是那 種 殃 軍 恨 死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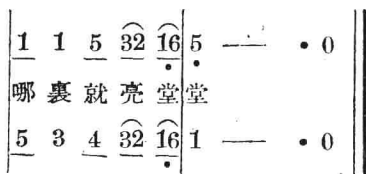
F調 4/4

## 第 九 曲

(孫康和聲)







C調      第十曲

(二丫頭被打後唱)

5	5	6	5	5	4	3	2̇	2̇	1̇6̇	2̇	—	—	1̇	2̇	3̇	2̇	2̇	1̇6̇	
恨	只	恨	畜	牲	們	手	下	無	情	槍	把	子	打	的	我				
2̇	2̇	1̇6̇	5	•	6	•	( 5 6 5 4 )		5	—									
昏	昏	沉	沉	(過門)															